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七

承明集卷第五

東宮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  
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臨食將  
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播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  
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  
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  
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  
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

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鑒其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大哉法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之間沐無非箴做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怠情不生競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下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智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為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道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諭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授證開道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戒其視湯銘盤杆武王銘几

周益公文集卷之五  
扶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跡進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畧振卹饑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教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揚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不知懼均之以其苦而衆不攜今謀危發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屢令刑曷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揚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別淑慝更商度之

某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為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能也恭惟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刑曷講論春秋之說尚記於膏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



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生制北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東封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為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哀集君臣事迹以為龜鑒每成一門先上其橐乙夜披閱訂正是否彼前代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固我 真宗之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制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學淵懿非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人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某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

以詩書禮樂為本保傳教諭為急其與禮記所載  
三王教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  
經不存記禮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  
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  
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  
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臣  
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  
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為道術則可謂  
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  
數其背禮經矣蓋錯天資隋直刻深素以刑名  
為學在景帝前以辨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  
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惜司馬  
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  
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  
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俾聽覽且無使  
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畧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敏晤  
既親外傳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  
朕喜其好學念及貽謀昨者偶以清閑徧觀冊府因

得清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慙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為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畧云爾

某聞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為二卷以訓太子上卷一日君體二日建親三日求賢四日審官五日納諫六日去讒下卷一日誠盪二日崇儉三日賞罰四日務農五日閱武六日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

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畧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古今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為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 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緊染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以宗經經所以明

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  
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  
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  
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  
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  
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則語不  
可以不擇故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  
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外又當脩飾其內故  
次之以治身身脩於內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  
尚不審必為物惑故次之以聰智聰明太過必失  
之察故次之以清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  
以養性性不能守者利欲泊之也故次之以去奢  
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  
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脩身行己者至矣盡矣  
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為己之助故次之以礼賢  
賢不易知也所知非其人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  
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  
次之以選士士雖被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  
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豈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  
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



泊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况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有才者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殿下方毓德春宮固已日昃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儻復遠稽唐宗之範孰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氏為衛尉皆輔道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與雖礼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與爵閔內候與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與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與遂固辭不受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踈之嫌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而上自公卿至于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懇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

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為太傅傳之德義或為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中等計見效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傳太子者固晏然懼進見之有時內外之有別也於又擇毋黨之賢者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茲因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巨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之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以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汎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唐文苑英華卷五  
九  
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  
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其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  
核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脩身  
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  
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誦論  
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於日用者蓋在此而不  
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為  
太子選求明經擢亘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  
召榮入侍榮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人實傳一  
家之學榮常止宿太子宮積五年薦門下胡胡憲  
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焉夫以講學如此之專閎  
時如此之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  
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  
肅服戶口茲殖雖繇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  
致抑亦榮輩連年講勸之效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  
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父相  
與處自然染習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證朝



夕進諫自證云亡劉洎證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某聞五帝盛時上君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輔乃能計安天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是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為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故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為近之高宗之為太子也耳目熟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體之臣難得求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先耀盛德發揚全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賢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矣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某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沒皇皇不敢自暇况後世之君可不重于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辨析章句為能考覈同異為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為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為龜鑑乎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自有世至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

周禮公集卷五  
知人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功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於外戚或壞於強臣前車覆而不誠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憲欲太子畧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為利多者其不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有也

某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君人為百姓之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柳嘗以典謨叅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臯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為何哉

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歡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頃篋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霸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集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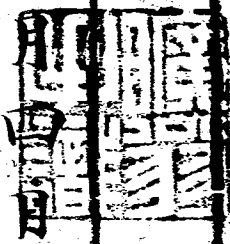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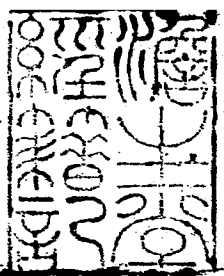
承明集卷第六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

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授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授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倖位而國家之政脩矣昔



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  
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牛羊茁  
壯長而已蓋以為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  
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為大司寇行相事則首誅少  
正卯以懲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  
明而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焉道不  
拾遺外焉齊歸侵疆茲非守官之效欤田漢以來  
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授職英俊或沉於下  
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各  
為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  
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  
未能有所為也而莫之為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  
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呼是魯虞人之不若也  
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  
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  
而不失况於士乎况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  
世民以海內侵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



出教以王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  
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裕  
議典籤蘇勉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  
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頴  
達太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竝以  
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  
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生  
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軍直閭立本圖像褚亮  
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

瀛洲

某聞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  
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冏匪  
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冏有不欵夫大  
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致者彼御僕從之小  
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論議有節禮  
雖隆而情則踈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  
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儻於此得正人而侍左  
右則從容暇務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  
出入起居冏不欵也欵今太宗方在藩邸當于戈  
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罷集英髦而與之游分為

唐益公文集卷之六  
三番更日直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討論文籍或夜  
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  
情偽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豈  
矣是直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  
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  
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反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  
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某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  
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  
蠹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  
不可不動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叙商之君如  
中宗治民祇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  
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吳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五王生則逸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  
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



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反乃罷講論  
經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体總攬權綱可謂得商  
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  
勸以黃老養性優游自寧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  
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何以臺為

其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陛三等茅茨不剪采  
椽不剗禹亦以卑室為美峻宇彫牆為戒此帝王  
恭儉之德歷代以為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  
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為瓌偉絕特之觀豈擅  
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  
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  
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歛重賦則民力屈民力屈  
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  
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  
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晏久而益厭

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  
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為露臺者非惡之也非  
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  
禹之三聖其庶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  
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祗如近  
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  
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  
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  
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  
今成敗爾至拜無稱賀

其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聖人成天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嗜衆人以情逐  
欲故紛紛而有所感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  
之有無而已况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  
頓焉下無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苟不能清心寡  
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今  
符彥卿一藩耳以射獵為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

至擾民為人上者果可不審所上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平定往往嗜慾紛起不溺声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耽逸樂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復危已治之功復贖此古今之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手平僂偽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祈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墜百姓何訢大哉言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為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正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繩愆糾謬魏證之功也皆賜之佩力上謂證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正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建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建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建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

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欬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君不自知耳

某聞自古人君為治往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傳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課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頌之不暇焉用妾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馴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濟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遠肅適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尚可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證如師友待魏證如



周益公文集卷之六  
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  
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證  
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爲心不以逆  
耳爲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鑒新嗚呼  
若證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爲賢君臣爲良臣其  
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正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  
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建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  
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  
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  
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  
於憊過爾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或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  
稱賢君在後之人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  
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爲帝主之龜鑑也

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故嘗謂左庶子于志  
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聞利  
害事又謂魏澄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  
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鮮親君子遠小人又謂  
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  
覆亡非一竝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鑒  
誠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爭勿得自  
專其說諄諄于丹于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  
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  
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  
為急其間亡逸者妾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  
本除三館祕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  
校對未精如青宮要記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竝  
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於數妾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某聞人君潛心經典最為急務蓋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  
事可以為法昏君亂世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法此

所以汲汲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偽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製文宣王兗公二贊且歆歆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為先而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盛治不在此舉乎真宗以睿哲之姿繼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有自來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雋儒皆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月 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課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今自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一二而已

臣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



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  
規諷時事則召入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  
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天策試  
賢之方正本以求剏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  
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  
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  
論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  
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突承璀之姦既出為淮南  
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承璀為中尉其不能  
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俊皇甫鑄程异曉  
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  
疑為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說求金石  
之藥起居舍人裴濟論其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  
能繼太宗五也嗟呼憲宗號為聰言納諫者猶不  
能自克失其初心又况於無意者乎然則正觀之  
治北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  
下以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  
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

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地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  
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  
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  
卿言正合朕意退位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  
真宰相也

某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  
惡異則直諫日踈諂諛至而直諫踈國家欲不亂  
其可得乎為人上者所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  
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黜陟可也願使之並  
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早其不相為謀  
也必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  
於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沒黯近古社稷之臣不  
冠不見是固知其賢矣沒黯質責張湯文深小苛  
面觸公孫洪懷詐飾智則怒而不察反用洪為丞  
相湯為御史大夫而棄黯於外即然則諂諛安得  
不至直諫安得不踈乎我太宗則不然尹京之  
日賈琰竇稱同在幕琰便佞彘希旨備常疾之太  
宗與諸宴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備叱之曰賈氏子  
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國中太宗擢  
備參知政事中謝曰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

備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于際會上日非也卿嘗  
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諂諛何由取進直諫何  
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  
太宗也

承明集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九

承明集卷第七

東宮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  
無管仲鄭無子產乎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  
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  
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  
仲子產有所進也

某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

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  
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  
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威  
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  
遂不振鄭有子產愛民如母為國以禮晉楚雖強  
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  
子者惟用一己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  
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  
產之賢而推之所以致鄭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  
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  
進之於齊子產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  
鄭之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  
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 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于  
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某聞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  
近文儒勤詢政事為本如太宗之為秦王開天策  
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  
輒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能成正觀之治其

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  
侍講當時有以為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  
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声色今天子獨礼  
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  
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  
道於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  
退上留之月朕入禁中所以處者獨宮人宦官耳  
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  
元和之功建我真宗纂平安之運守盈成之業方  
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  
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  
而然哉

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  
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  
以賜晟正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  
其勲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恢武功乃國厥容列於斯閣在  
中宗時則彥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函求等申  
翼奉之勲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



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  
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  
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其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  
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為圖像  
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  
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為少其  
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  
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嘉之文  
儲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有而子儀之所  
無也抑嘗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  
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及大臣  
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為  
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期待過固自有輕重  
哉

六月三日

孟先問卻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  
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  
於仁恕先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尔吾今所問欲  
知其權畧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

同治庚午年正月七日  
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歲於宵懷摧畧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為可務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  
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劬吾  
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  
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  
者次也其自叙則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  
必處己於好學之次而况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  
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  
為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自惻隱而擴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  
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吾辭遜之禮則強暴紛  
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賢愚能否可得而  
辨若人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  
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先謂太子讀書不當劬博  
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摧畧  
智調則非也蓋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  
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當以為監而



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 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召

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

書盤庚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此可以觀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  
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揚之巧

飲羽之勁威儀技藝之臧也蓋欲明脩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委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况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禮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委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某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為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玁狁也唐太宗則不然正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已讜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為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於後班師剪草填道毀車為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

士卒同其苦耳殊不知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  
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  
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  
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為世子也朝  
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又至  
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  
書殆無暇時爰暨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吳不遑  
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之曰文  
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  
以為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 聖主宵旰  
圖治未嘗暇逸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  
示所賜 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  
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再四心目眩駭回視  
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祖大風之歌武帝秋  
風之辭方之蔑矣惟殿下因宸章之及克天性之

勤侍膳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為念於  
以上副 聖意使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  
也懌恭敬而溫才不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  
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  
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  
聖也不二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  
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  
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  
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  
可也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  
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  
其臣以非罪之形戮亦將實其言而行之乎殆非  
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朝太后於長樂  
殿澤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

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弋帝  
懼曰急壞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二過  
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奉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謂北衣冠月  
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  
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  
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  
謬也歎

月 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 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  
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  
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  
人君聰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遠近巨細無不  
通達方何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所制德宗  
纔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某竊觀自唐堯至于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  
三代漢唐享國最久然而下傳十六王其可稱者  
啟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  
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  
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



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  
少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  
篤於稽古勤於為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  
偽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偽而底混一固已追堯  
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滿假諄諄  
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龜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  
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  
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  
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怨及人情之  
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  
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  
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其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瀹濟滎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  
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  
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

人情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稅歛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昨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

某聞戰以勝為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  
民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  
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  
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置民  
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  
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  
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  
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  
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  
敗乎厥後僖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  
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頌彼長道屈此群醜此言得人情而後  
可以成功即莊公惠徧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  
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此言合神  
理後可以獲祐即莊公信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  
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  
又言以情察小大之獄然後能成其功也此二功  
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良

法歎

月 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以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直行耶譏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某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為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損瘠者以蓄積妻而備先具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為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豐而忘儲蓄歎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固脩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為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豈不行於下譏天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是慮哉

月 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即將竇憲侍宮掖聲勢  
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集沁水  
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  
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大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公主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又念使人驚  
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  
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  
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  
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能察此歷代  
之通患不足深恠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  
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  
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  
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  
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  
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  
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書手謁于太子賓客李



至至答牋云某伏奉書手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  
憂并何賜某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  
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自之為碩  
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  
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  
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  
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  
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  
實社稷之福而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亦  
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  
侍膳而已周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若稼穡之艱難素  
未所觀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  
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  
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殿下  
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  
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今必以簡  
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  
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况兼  
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慙於拱  
北不亦過謙乎然則乎某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

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  
顙 殿下守之而已免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  
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忝未之  
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  
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某以恐以懼叩頭扣  
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迩言孔子亦大聖  
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洪問官名於知子然  
則不待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  
惟 真宗皇帝天縱將聖濟之至能其在 東宮

南衛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  
得之然且形于書手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  
語繼以向隅觀政之慮勤懇懇如待朋友其視虞  
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  
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  
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  
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為貴厥後  
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弗怠景德祥符之際生  
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然而然哉

承明集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

承明集卷第八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受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證諫曰昔漢明帝欲卦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命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聞陛下稱重魏證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

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  
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  
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證且語之曰聞公正直  
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况以萬乘之主天下  
之富獨不能厚一女之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乎  
魏證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為諫可謂責難之  
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也彼皇后深居宮中  
知愛而已今能本手禮義抑其私情不時稱證之  
賢人請捐金帛以裝之此正觀之治所以庶幾三  
代之歎關雎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卷耳序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說私謁之心是  
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  
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  
王府記室叅軍 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官僚遇維尤  
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  
其節 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

國朝公集卷八  
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誦  
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求諸非  
道以為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  
善之旗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  
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  
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建  
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為太子則蕭望之授論  
語禮服明帝章帝為太子則亶榮張酺傳授尚書  
載在史冊當時以為美談孰如我 神宗皇帝天  
資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  
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  
亮直練達今古有所次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  
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  
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於傳  
授之間者又何足為 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大馬非其  
土性不蓄珍禽竒獸不育于國又曰不實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  
世今漢文帝當天卜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  
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  
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  
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故遠人來格之効也  
彼武帝則不然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乃萬里  
出師傷財害民而不恤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  
聖人賤蓄而貴人薦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  
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  
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  
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  
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某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久長之道固非  
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  
無倫之貴無敵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  
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是乃久長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  
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疑若有  
所不暇今乃俯為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  
弟自收穫非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宗璟為圖  
以獻柳有由也又況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  
聖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簡冊可謂美矣  
近觀 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與  
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曰視開  
元若合符節然而 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王之  
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曆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  
之要以類相從欲命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  
學記開元十四年三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某觀大戴禮保傳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為有  
道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  
者何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行  
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  
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  
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為驕侈不為太靡不淫

於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  
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為傳哉  
今明皇不擇三公三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  
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  
術蓋已踈矣昔三國時孫權銓簡秀士為四友於  
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林為右弼顧譚為輔  
正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夫以區區之  
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  
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  
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  
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  
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  
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  
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  
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  
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  
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心進朋黨之說欲

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其共聞 主上宜輸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  
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  
退不肖則黨論自且與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  
嗤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  
符本朝 仁宗之治矣 仁宗時呂夷簡為宰相  
范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妄議 朝廷得失  
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例  
指以為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仲類 仁宗  
聖學高明力排群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  
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脩蓋嘗為夷簡指為黨  
仲淹者故其為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  
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  
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反復蓋教百言猶以為  
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  
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  
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  
朋黨之說又反復教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群  
臣邪正故難於稔朋黨本朝 仁宗聖學足以進  
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



主上聖學如 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  
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數故備載歐陽脩  
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  
不行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  
林詔中郎將駮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駮乘乎綰  
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對曰死罪

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  
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  
原帥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  
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  
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已則喜拂已則怒人  
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乎我  
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為緩  
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  
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  
一則使之駮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

國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  
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  
宗嘉焉及即位以為勇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  
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為應  
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我太宗  
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  
宗之薄張美則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  
有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殺侵奪漢甬道漢年乏食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  
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賤  
儒幾敗乃公事今趨銷印

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為當然  
聽之固善矣及乙至又以為不可則將柰何曰聽  
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知略忠信  
之臣動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  
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  
可取未嘗不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  
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爰謀之於良

良發八難高祖即知薊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  
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  
杜預之言而代吳一時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為不  
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  
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  
以為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  
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言也一成一敗  
相遠如此蓋符堅不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察朱  
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  
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及以知人  
而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  
符堅之失乎

日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  
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  
人善為繫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繫  
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  
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歆苟  
形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

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奇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之所大欲也禹則非焉夫豈樂為是苦節而與衆獨異哉止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誠之論曰鶴之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心欲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於失國為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啟繫鞠之意群胡即獻技以投其好幸而求微之初能謹辨早防微之戒卒莫能感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竝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正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頌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聞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面欲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雷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



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六年遂  
無言及於猷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  
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瞻而  
待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  
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委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爲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  
依人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聳朕哉股  
肱脩哉萬事墮哉載在典謨實爲後世君臣之法  
至於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  
如出一口子思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  
者也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  
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備載其語於通鑑  
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  
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維陽南宮也令通侯諸將  
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言不諱而帝



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於三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脩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諂以悅之其視漢高時固已不及况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歎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四至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 朝廷治則邊即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清澄畧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某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即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脩明罰賞公平則將師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本根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儒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為 太宗所知其對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於淳化二年嘗語侍臣曰 國家若無內患必

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  
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  
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始侍坐便殿搢  
笏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  
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  
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  
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  
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  
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  
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  
今成敗爾至拜無稱賀

某恭聞 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  
狹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為一其道德固  
以同符五帝勲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  
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為事凡古  
今成敗皆用為監有會於心 宸翰輒書之冊以  
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止以捨  
是則嗜好必萌則逢迎必衆內有以害德外有以

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纔節  
鎮尚或如此况為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  
光照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  
曰主信忠臣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  
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詔治  
魏而市無預賈却卒治陽而道不拾遺其卯在朝而  
四隣賢士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  
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倦  
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  
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  
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  
侯杜門不出傳死

某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  
人安今魏太子不愛劍佩之美且云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  
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侯  
者雖復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為

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正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乘上言  
宣饒二州諸山大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  
謂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之唯嘉言善事有益  
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贖得百萬貫錢何如得  
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某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  
盜賊之備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  
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故人君所當崇獎而信任  
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姦惡無  
以異然則正觀之時倉廩實庫府充公移兼足無  
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然歟以唐史考之不過  
用財有節而已迹夫踐阼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  
則宮禁之費節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  
犀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罷露臺而不為將脩東  
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  
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賀送則婚禮之費簡矣  
定内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  
吏畿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



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皆傷財害民之本也太  
宗獨能撙節如此是以斥言利之虛名故富國之  
寶効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八百五言而以闕梁惠王問利國為首戰國之君  
皆疑其迂闊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唐太宗  
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廷筮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借官物  
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  
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  
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  
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逃之上曰誠  
如卿言

某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得其人則百  
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  
鮮能以大公為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為戒李絳  
力引崔祐甫之言為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  
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具同年絳曰宰相職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



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  
咸謂絳言得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均為相器  
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永京兆判司均曰公  
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  
有育宰相隣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嗚呼使  
為相者人人如均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  
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入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  
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第八

